



顏太康公全集

桂雲  
學





太保顧文康公集叙



讀古今用世之文則論世尚矣  
然而有其時之世烏有其人之  
世烏運有中晚治有安危時之  
世也遇有隆替澤有延促人之  
世也夫事不世出之主際大有



為之會雍容坐論啟沃聖明心  
德既孚宗社孔固俾天下禍患  
銷熄嘉氣協蒸禮樂在朝耕桑  
在野於戲豈不盛哉卒之其人  
富貴壽考與國俱泰慶流胤祚  
振之繩之未艾此又徵文獻者

所嘉慕也而余以為論其時其  
人之世亦存乎其文而已矣彼  
軋茁不經者勿論已長吉之言  
鬼郊島之言窮盧駱王楊之言  
枵縱橫者吾疑其誣艱澁佶曲  
者吾憂其險於以經國大業奚



當爲夫古之名卿大儒有用於  
天下者發而爲文必氣概淳龐  
必光輝明白其憂君愛國惻怛  
忠厚之意必油然而見乎詞故讀  
梅花賦而見冰心鍊幹也讀書  
錦堂記而見將相之姿安內攘

外之略也讀岳陽樓記而見浩  
浩蕩々山高水長之襟期也推  
以論世其心光德澤如燈取影  
百不爽一乃吾讀文康顧公之  
遺集而益信也公之文旨必正  
直意必溫良元氣包含無有纖



巧其於述

王制宣

國體賡颺

帝歌之句對揚明命之篇往々忠  
愛幅發誠款疊々頌則規而無  
諛諫則直而多諷下至酬和賓

朋題詠山川勅子孫約監隸莫  
不本乎忠孝祖仁述義懇悃反  
覆足以模範訓行非古名卿大  
儒有用之文孰與方之嗟乎則  
亦知公之在何世哉是嘉靖  
聖天子十八年太平宰相也夫嘉



靖十一年時

聖德日新天下熙々又安制禮作樂鞭撻夷裔

明興以來于斯為盛論者比于漢之神雀唐之開元宋之元祐則惟公之格心佐治若丙魏若姚

宗若韓富不足多矣且是時

肅皇帝恩威莫測諸臣惴々奉法畏罪公獨以誠篤受眷自講幄獻納以至膺居守重寄始終寵遇不替幾同昭烈忠武如魚得水嗟乎嗣公之後誰為其繼者



此亦升降之一會也公昭朗令  
終而寢丘之封旋馬之第渝於  
儒素子孫守公家灑蟬聯鵲起  
指不可僂屈莫不斌斌乎矢忠  
孝而澤禮誼遊其門者競推萬  
石孝敬遺風不第常平世祿已

也而余皆於讀公之遺文見之  
於戲謂非古名卿大儒有用之  
文上致主于熙隆而福澤綿遠  
流及後人者能若是乎昔河汾  
仲淹氏以文定君子小人之分  
而晦翁因之曰凡其光明正大



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  
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  
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磊々落落々無纖介可疑者  
必君子也真文忠公亦曰雲和  
之器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

不出鳶鳥之口張文潛亦曰惟  
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  
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然  
則讀公之久而公之心事與其  
德業與其福澤綿遠歷々如覩  
又奚待論其時其人之世而後



知哉公著述甚富以自公盡瘁  
未成帙文孫兩如先生始承先  
志搜輯其曾孫咸正咸建踵事  
告成蓋歷百餘禩而其文始大  
顯則亦可以稔公世澤之長矣  
咸建為余同籍謁余序余樂得

而論著焉

賜進士出身

文華殿

召對稱

旨

欽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直隸督理漕儲僉運稽核  
衛官兼河道年家後學山陰吳  
邦臣頓首拜撰



顧文康公集序

殷宗命說厥作和羹晏子演其  
說以爲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則盡乎君臣  
間盪梅之事矣唐虞前太羹玄  
酒也三代五齊備矣漢唐來薌



燠飴蜜薑薑薑桂各相燂以爲  
味魏相姚崇李德裕味以辛申  
屠嘉魏徵韓休味以苦曹參丙  
吉味以甘楊震楊綰味以酸馓  
大約視其時所不及者而劑之  
故稱平焉烈祖詩曰亦有和羹

旣戒旣平祈招詩曰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夫惟戒則心得  
其平醉飽則心不得其平是故  
臣道和爲貴也嘉靖時  
肅皇帝以不世出之資操鈇柄於  
上而張桂芳夏諸臣鏃括砥礪



於下一時若赫曦御天洊雷出  
地萬物莫不見耀震動者獨崑  
山顧文康公專侍

講幄藻浴靜正沉詣無形及講洪  
範無逸范浚心箴中庸首章大  
義

聖主動容降筆嘉獎至

命天下學宮悉建敬一亭首稱  
公啓沃之助又議爵曾氏喬與  
孔顏孟三氏並列補漢唐宋以  
來缺典皆吾儒盛事最後  
駕幸承天特



命公居守權寄甚重而公秉執  
謙退始終被遇眷禮不衰益嘉  
靖中內閣諸老身名俱泰者任  
丘華亭與公數人而已公嘗因  
大同軍變請誅渠赦脅以安人  
心因水災請遣使賑卹及築城

預備諸䟽惻乎皆仁人憫時濟  
俗保乂元上至意其他論著莫  
不寬厚惇大慈祥愷惻與張桂  
方夏諸公若各搯一味以獻者  
公天性固然哉要以觀天道察  
人事劑競絀寬急而歸於味之



平使人當氣僨脉張吻析鼻裂  
時忽如得一勺醍醐其甘美有  
難口喻者公之用心誠深且遠  
也孟夫子曰君子之事君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道之  
味五齊無所不備仁之味近於

甘而以調和於五味中如浸膏  
髓如烹薇木優游而嚼嘗之則  
心平心平則元氣平元氣平則  
以身而肥家國肥天下胥賴焉  
是故五行中獨甘旺於土而四  
時之味莫不待以爲質君子得



之以宰天下恢恢乎無不調和也豈與區區爭競智功勇名者同日道哉公遺集凡數劄散軼不傳至公之孫昌化先生苦志搜緝二十年漸次成帙昌化公病庚命其伯子端木仲子漢石

訪求未備又十年廼成書嗚呼作者旣難述亦不易如公孫曾可謂克負荷也已昔夫子言仁有終身之仁有數世之仁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公後人貴且賢者接踵而昌化先



生仁被兩越尸祝至今三子皆  
名孝廉而伯子端木爲余門下  
士余覽其爲孝廉箴及救荒諸  
議用心良苦至於詠世德誦先  
烈一篇之中反覆致意颯颯乎  
有餘音焉嗚呼公之仁未艾哉

夫古今相業彪炳者不少而其  
後子孫鮮有聞人以視萬石君  
太丘長及華原柳氏世世以醇  
謹稱者流風餘澤竟何如也後  
之宰天下者擇術其不可不慎

夫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  
會典副總裁教習館員  
經筵講官兼充

東宮侍班官前詹事府詹事協理  
府事提督清黃少詹事左右

子掌左春坊及司經局洗馬事  
管理

誥勅纂脩

兩朝實錄直

起居記注

召對諭德中允翰林院講讀後學



晉江蔣德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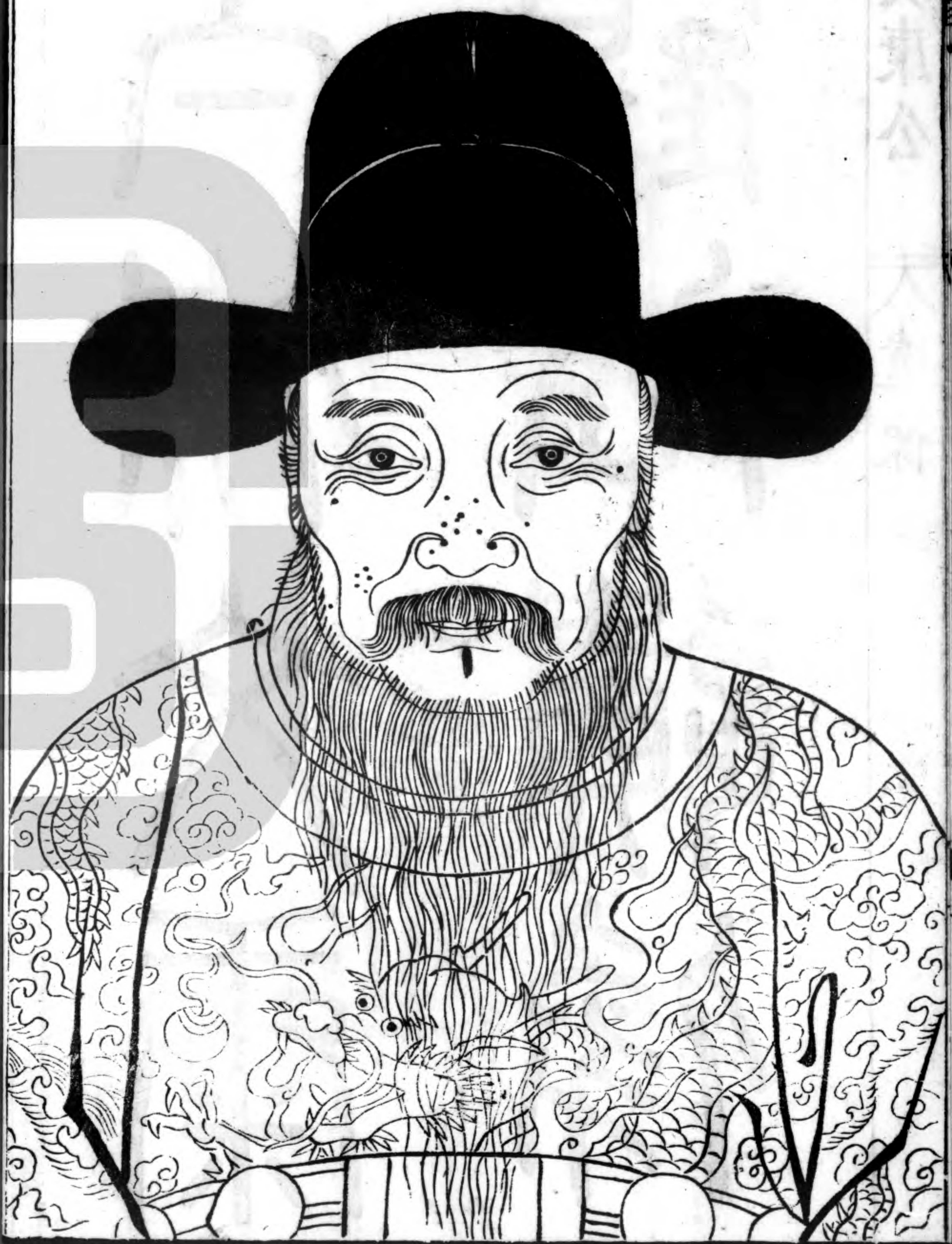
古保文康

顯心蹟像

顧文康公

八遺像





顧文康公像贊

有叙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顧文康公鼎臣初名全以夢改今名  
字九和別號未齋崑山人舉進士第  
一為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

讀



世宗初爲

經筵日講官移疾

予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尋遷翰林院學士

掌院事明年超拜詹事府詹事學士

如故再遷禮部右侍郎尋以吏部左

侍郎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兼掌

如故屢教庶吉士監錄

累朝寶訓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主考會試

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皇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武英

殿大學士

上南巡狩承天公佐

皇太子監國其

勅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并



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語蓋

皇太子方幼冲

上所以寄之於古無兩云公長七尺虬鬚  
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鐘性跡弛  
好聲酒及內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  
自其在班行

上固已目屬之及進講益稱

旨亟欲大拜而爲故相張孚敬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以用公晚卽言路見抨射愈苦  
愈不聽也前後

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蟒服

御書銀章金綺食物不可勝計公以病噎

在告久之乃卒年六十有八

贈太保



賜祭及葬

遣官護其喪歸所著有詩文雜集合奏  
議凡若干卷公不好修鄉曲名以故  
少稱者而其所疏築邑城丈田均賦  
久而見其利始思之爲疏乞專祠以

祀

詔曰可

贊曰高文大篇虎顧虬髭爲多士魁  
爲大臣師晚而登庸爲

帝所葵屯膏未施誰其尼之則壤城城沒  
始見祠



故吳王

帝伯英... 其民... 以... 樂... 矣

贊曰... 高... 文... 康... 府... 君... 以... 高... 叔... 祖... 文... 康... 府... 君... 以... 高... 叔... 祖... 文... 康... 府... 君... 以...

粵惟

世宗肅皇帝英明天授群臣莫及我

高叔祖文康府君以

眷講筵啟沃蒙

特達之知因進位揆席適

聖駕巡幸承天

欽命居守三月之間內自



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一如

勅諭中外晏然政將大用而以勤勞遘疾

累疏乞歸

眷留愈篤不幸卒於位平生著述甚富當

時以邸第未遑授梓而後乃多散佚

新宗叙方垂髫從大父寅齊府君侍曾從

祖志霖公每相會晤輒嘆先集未傳

後人之責銳意採集矢不欲有片言

遺落人間乃不輕付剞劂迨鍾濤了

素而從祖繼之欲成此志而並有所

奪季從祖兩如公尤抱深心多方訪

求不以簿書疾病而少懈比積漸成

集又復即世未竟之業萃於端木漢

石幼既品之四從叔廣搜博採功倍



於昔政繡梓間而三叔同上公車較  
刻之事屬譽徵品之兩叔暨長佩姪  
並殫勤勩而功迺竣叙得而捧讀焉  
於章奏而見公之乃心  
王室自宮翰以至大拜如一時也於簡  
牘見公之留神柔梓不一言及私也  
於家書見公之貽謀忠厚諄之嘉惠

宗親是念其於怙勢則色然戒也於  
雜著如多少箴學喫虧之類見公之  
善與人同具萬物一體之懷也嗚呼  
天下之以詞章垂世者代不乏人苟  
惟予詭炫奇而於名教無補閱世百  
年方虞朽蠹之將及而公之集則百  
年而始新與德功並垂益信立言盛



事有関世道若是其重也向非不匱  
之孝思歷三世如一日胡能使奕世  
之後一展卷而為之興起哉叙不肖  
辱志霖公以下忘分之愛亦三世矣  
備知蒐輯之艱而又樂遺文之足以  
為教於天下也薰沐而述其始末不  
文何辭肯

崇禎唐辰孟夏玄姪孫天叙百拜謹  
跋



顧文康公文草總目

卷之首

詔

制諭

誥勅

卷之一

卷奏疏

卷之二

卷奏疏

卷之三

卷表四



卷之四

卷試錄

卷之五

卷序

卷之六

卷墓表

卷之七

卷墓誌銘

卷之八

記傳賦

卷之九

雜著

卷之十

書牘 附家報



太保顧文康公疏稿序

有命世之君則必有輔世之相  
其道主於相濟而後足以相成  
也說在齊晏子之論梁丘據矣  
晏子謂君臣之利在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故可否獻替不主於



專一齊同而後可以平其心成  
其政古之所謂咸有一德當不  
出此昔宣王中興周道奏膚振  
旅所用多文武顯允之臣以壯  
猷憲邦而其將明出納保王躬  
補袞闕者乃柔嘉維則之仲山

甫實喉舌是賴漢宣勵精爲治  
信賞必罰而魏弱翁以嚴毅綜  
核稱上意政幾少恩賴丙少卿  
卅以深厚識大體繼之代嚴以寬  
醇於是黜陟有序衆職修理海內  
肅清天下密如夫非調劑適時



之明效大驗歟我

朝

世宗肅皇帝起藩邸紹大統維新  
明命神謀雄斷志大有爲典禮  
刑法賞罰之權巍然獨運而逢  
崑蒸變之士驟遷顯授如永嘉

安仁貴溪諸君子皆以英特幹  
固之才相與將順其美而善承  
其意故能起敝維風寓內悚息  
易慮計功見効可謂千載一時  
矣第欲速者或乘快而馳求異  
者或探索而矯事迄乎觀恐未



疏草序  
能無遺議也然當嘗與諸君子  
同劄殊情均調哀益導之中和  
以成嘉靖平明之治者未嘗無  
人焉則崑山顧文康公其  
世宗之樊侯博陽乎文康以甘盤  
舊學又在講帷其啓沃培養詔

燉繕性之功固已淪洽於蚺蠖  
昭著於厦旃矣至於箴誦進規  
章疏敷奏無非正直忠厚之讜  
言沉潛敦大之微旨也惟公志  
澹神恬不以長勝人而以不見  
長勝人處人之淵藪公對而公



肅皇不次用人之際諸公捷而公獨紆諸公先而公獨後故以弘治乙丑狀元及第踰三十年猶滯侍從言者皆以公有積薪之歎而公夷然不介於懷然上雅知公崇褒異數徃徃加等至

聖戊戌己亥之間南巡議起神京之管難其人乃以戊戌八月召公入內閣明年二月六飛南幸命公輔東宮留守京師手勅敦諭又嘗嘗乘輿跋舄屢千里吹賜以圖記付託殷重公內贊儲謨



外康世務辰入酉出日無暇晷  
而又岢岢飛騎起居數千里如  
面於岢岢司仰成中外又靖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凡六南幸  
上優游遠道留連沛宮凡八民  
聖懷坦如不塵還顧慰獎之凡一順京

旨疊至比車駕還都自土

上心嘉悅眷遇彌隆而公亦盡瘁  
無遺力矣疾革猶伏枕具疏以  
陳餘忠多痛切人不敢言者又  
呼子孫告以天下大計未及奏  
行者五事諄諄爲言庶幾後人



克成其志此又諸葛孔明司馬  
君實體國之忠也公以文章爲  
天下第一人而不數數於篇牘  
藻績之業余所獲見者僅疏草  
二卷夫公居不諱之朝人競功  
名之際而歷官建白止此其用

心可知蓋衆人之有言未若公  
之不言而衆人之得意正公之  
所不屑意也公旣沒後嗣遂大  
昌余曾睹其家譜孫若曾繩繩  
累百數科第蟬聯相屬而及第  
館選爲從官者方向用之始皆



疏草序  
雄俊英邁足以持危定傾能大  
公之家學者因憶昔人所記人  
臣術業當擇如稷契以播種敷  
教子孫王天下數十世而臯陶  
伯夷明刑典禮佐虞廷風動之  
治爲多而後世寥寥焉然則公

立朝始終權寵或遜張桂諸人  
而後嗣顯晦之懸殊迺爾此又  
天人相參之理然也故爲序公  
兩之疏艸而併論其世如此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



吉士 餘林 劉 卦 齋 學士 燦 留 燕

經筵講官 良 嚴 肅 大夫 會 寧 初 登

兩朝實錄副總裁前 卅 吹 山

誥勅撰文國子監祭酒司業東蒙

後學公 尊 譔 之 熱 水 飯 前 此 又

立 降 欲 必 勤 齋 且 益 亦 卦 齋 入

小敘

竊惟

肅皇帝御宇正

國家熙洽之日而得大有為之君修明

百度鼓舞萬端厲以非次之賚繩以

不測之威一言合意輒自下僚躋台

衡稍忤旋亦竄殛不少貸遠近臣庶



欣然咸思自效而凜然罔敢自必獨  
從高祖文康公荷

知極渥真益梅相濟魚水相歡居講幃  
數載啓口發論動開

聖顏

車駕南巡舉國以聽倚毗之重千載未有  
至於旦夕

召見諮諏機密暗中獻替良多即子孫莫  
得而知今所存者不過疏草疏又絕  
罕然當時一德之盛大都可覩其間  
似涉細瑣者皆錄而不刪蓋宛然家  
人父子之暱愛尤不易得也嗚呼奇  
才異操沉於尋常碌碌之中而一生  
無遇合即遇合矣而鮮終古人今人



不少自漢以來惟蜀先主之於武侯  
宋神宗之於荆公可謂特達深知畢  
竟武侯沮於國勢而大志不伸荆公  
鑠於羣猜而主眷難恃如我文康公  
殆古今殊邁哉

從五世孫天峻百拜謹撰

顧文康公疏草目錄

卷之一

陳愚見剗積弊以裨新政疏

嘉靖六年  
時任諭德

乞恩比例請給誥命疏

嘉靖七年  
時任學士

宗藩分遺書籍疏

嘉靖八年  
時任宮詹

欽奉聖諭敷陳講義以隆治化疏

嘉靖八年

申末議以裨國計拯民命疏

嘉靖九年

摠忠赤以贊聖德隆聖孝疏

嘉靖十一年

作養人材疏

嘉靖十一年  
時任少宗伯



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疏

嘉靖十二年  
時任少冢宰

慎 廟謨以昭 聖德疏

嘉靖十三年

恭謝 聖訓附陳卑悃以贊 聖謨疏

嘉靖十三年

嘉靖十四年

辭免新職重任疏

嘉靖十四年

謝 恩疏

嘉靖十四年  
時任大宗伯

欽奉 聖諭疏

嘉靖十六年  
時加宮保

溥 天恩卹災變以固邦本疏

嘉靖十六年

卷之二

擴愚忠以廣 聖心疏

嘉靖十六年

懇乞 天恩飭憲典重民命以振舉軍國大

計疏

嘉靖十六年

謝 恩疏

嘉靖十七年

乞 恩辭免重任疏

嘉靖十七年

諫止 南巡事宜疏

嘉靖十八年  
時入內閣

欽奉 聖諭以重畱守疏

嘉靖十八年

遵奉 欽命請 宣諭疏

嘉靖十八年

計處畱守事宜疏

嘉靖十八年

問 奉安疏

嘉靖十八年



欽奉 敕諭密疏 經字一號

嘉靖十八年

欽奉 敕諭密疏 經字四號

嘉靖十八年

欽奉 敕諭密疏 經字五號

嘉靖十八年

欽奉 聖諭疏

嘉靖十八年

以正勝邪疏

嘉靖十九年

處撫臣振鹽法靖畿輔疏

以下六疏  
年次未詳

祈 天鑒以暴愚衷疏

崇攝養以保 聖躬疏

重使命以崇 典禮疏

陳愚見以保 聖躬疏

感激 聖恩力疾以陳餘忠疏

嘉靖十九年

代工部題覆築理城垣疏 附

諸疏僅存抄本首尾俱略凡年月日題為

某事等語與奉

旨若何俱無從詳攷右略具年次實檢尋他編  
得之也獨畱守事宜疏恭藏

御批原本具在俟恭集

聖諭壽梓當以類編入 內問



安疏欽奉四疏幸存入府君類騰原本故首尾

皆其獨詳具亦不恭

不肖孫謙服百拜謹識

言若何身雖對言必心必

某事善治與今

論疏對以之本首疏對以之本首

外上

鳳

刻

顧文康公疏草卷之一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著

陳愚見刻積弊以裨新政疏

惟自古中庸之主每樂於循常而英明

之君不憚於更化更化云者非作聰明以

亂舊章也法久弊滋勵精加志務在整飭

而振舉之以復其舊之謂也恭惟

陛下敬

天勤民宵旰望治頃因災異頻仍渙頒



明詔於凡軍民利病纖悉畢具又

念東南財賦重地尤致意於書手糧長坍荒水

利鹽盜等事真所謂明見乎萬里慮周於

庶務中興太平無疆之休權輿於此矣臣

愚尚慮有司習於怠緩視爲泛常奉

詔不謹有負

陛下憂勤兢惕之盛心乃敢以東南諸府田糧

積弊關繫大計者覩縷爲

陛下言之惟我

祖宗以來創制立法田有定額賦有常經催辦

徵收兌運存留賑濟等事皆載在

令甲上足

國用下固邦本至爲精密是即夏書之典則

周官之法度

聖子

神孫天下臣民所當恪守而不可易者也成化

弘治以前百官承式兆民樂業治安百四

十餘年至正德間法制大壞府州縣總書



書手通同貪污官吏上下之間關節相通  
造作姦弊無所不至或私雕印信詐領錢  
糧或依訪判筆套寫花押或將上司坐派  
增減數目或將府州縣案卷追改年月或  
將宥免重復科徵或將暫徵槩作歲辦或  
總數與撒數不合或官簿與底簿不同或  
將已徵在官支調侵分或將私收入已申  
報民欠或將官田改作民田或將肥蕩改  
作瘦蕩或將蠲糧叩賣別區或將正糧灑

派細戶其泰甚者城郭附近田塗虛報坍  
江坍河坍海膏腴常稔地土捏作板荒拋  
荒積荒每年糧額虧欠以千萬計負累槩  
州縣善良人戶包補日積月久坐致困窮  
姦頑得計或有田無糧或不耕而食新舊  
要結永享富樂雖間有聰明老練上司搜  
求問發終莫能得其要領闖其藩籬以破  
其巢穴何況州縣官員初入仕途百責所  
萃未及三四年陞遷交代孰能勾稽磨算



以摘發其姦哉加以催科不守舊法撫字不下仁恩貪暴誅求豪強兼併是以民農流亡拋棄田土聚有鹽盜誠有如此

明詔所言者然前項積弊流傳已久其勢日甚若非乘此

詔恩宥其舊犯責令首實得人久任痛加剷除則將來貽患地方上厯

聖慮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謹以救弊四事條陳伏惟

皇上聽卑察邇倘謂瞽言可采勅下各該衙門并加詳議

奏請施行仍通行各省錢糧衙門一體查究改正不勝大願臣雖不才仰荷

累朝作養思竭補報蓋嘗究心於天下錢糧軍馬之事而知其一二但位卑人微不敢妄議茲者遭際

聖明感激時政不容自默伏望聖察其一念之忠而宥其出位之罪幸甚幸甚若



察其其中有分毫欺罔情弊甘受斧鉞之誅緣  
聖明係陳愚見剗積弊以裨新政事理未敢擅  
便謹具奏

聞  
果臝計開  
暫議差官綜理

陞革田糧積弊固當責之撫按但  
南直隸巡撫都御史所轄地方廣  
遠巡歷往來尚難周徧精神運量

豈能周到巡按御史雖曰勢親地  
近然歲一交代終始尤難必得專  
官綜理方克有濟臣見往歲修舉

東南水利之時巡撫官總其大綱  
有工部郎中今陞撫州府知府林

文沛奉  
命贊理其人不畏強禦不憚勞苦盡心公事致

奏請合無有成效自本官離任以來水利又  
復懈弛乞



勅吏部查議

奏請合無權宜將知府林文沛量改憲職或命費璽其人別選材幹如文沛者一人領

敕前去蘇松住劄聽巡撫官節制專一遵奉

詔旨清查田糧兼修水利假以歲月責其成功

直待弊端盡絕田糧清楚水利興

舉方議裁革如此庶乎事體專一

不致因循苟且而於

國家大計裨補不小矣

一查理田糧舊額

檢踏災傷田糧欺隱田糧律有明

條如

詔旨所載板荒拋荒積荒坍江坍海坍河并

所陳前項弊病若非檢踏查理何

由明白臣每聞姦頑里書愚弄踏

荒官員將鄰界別州縣荒田一槩

丈量以足虛捏之數其坍江等項

寫遠四散多被推盪影射尤難根



究乞

四

諸

多

姦

詐

欺

勅巡撫巡按并議差前項官員督委各該州縣正官於農隙之時責令各屬里甲田甲業戶公同將本管輕重田地塗蕩做照洪武正統年間魚鱗風旗式樣僭造總撒圖本細開原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冊荒成熟步口數目府州縣官重復查勘的確分別界址沿坵履畝檢踏丈量明

白申呈上司應開墾者召人開墾應改正者照舊改正應除豁者

奏請除豁則事既易集而民亦不擾田糧數目既明然後刊刻成書收貯官庫印行給散各該區畝永爲稽考巡撫衙門備查

祖宗以來軍需歲辦定數及近年多徵加耗緣由斟酌前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爲定規釐革姦弊其每



年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或帶徵停徵等項數目會計已定須明刻榜文張掛城市鄉村通行曉諭如此庶乎吏書不得以售其姦而小民無包賠靠損重復科擾之患矣

一催徵歲辦錢糧

成化弘治已前里甲催徵錢糧糧戶上倉交納糧長專管收解州縣

官坐倉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插和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刁難多要加贈公私實爲兩便近年有司蔑視舊規不肯比較經催里甲懲治欠糧人戶止將糧長立限杖比却乃縱其下鄉追徵豪強之徒恣意大斛加倍多收索要船錢酒米蘆蓆伴當出票等項所經之處雞狗爲空其寡弱之



人或被勢家拖延或被刁頑欺賴  
或被里甲包攬入已無能措辦只  
得變賣家計賠納至或舊役糧長  
侵欠責令新僉糧長代償一人逋  
負株連親屬數人扛補每年無辜  
死於監禁之中箠楚之下者一處  
多至百人少或四五十人又往時  
每區糧長多不過正副二名近年  
一區多至十名以上州縣欺給上

司諉曰衆輕易舉其實收掌官糧  
之數少而賠贖科歛打點使用年  
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  
人百家之產冤苦之聲怨毒之氣  
寧不奸天和而召災變哉若此害  
不除地方生靈必盡爲魚肉而化  
爲豺狼矣匹夫匹婦皆

陛下赤子忍令虐害一致於此乞

勅戶部擬議



奏請定爲事例轉行撫按司府衙門今後徵收錢糧審編糧長務遵舊規痛革前弊如州縣官多僉糧長及縱容下鄉收糧害民者各問擬應得重罪多收斛面加耗等項通追給主官吏人等科歛打點使用索要年例坐贓以枉法從重論其故違

詔旨不委里甲催辦輒用拶指夾棍比較糧長者以酷刑送部降用因而致死人命數多者以故殺論司府官坐視不行禁革聽撫按一併叅究如此則貪酷者知所警畏生者無冤民死者無怨鬼而錢糧亦無逋負之患矣

去留限一查復預備倉糧

親見成化弘治間每年盤併存留餘米於預備倉以賑饑荒或於春夏給散下戶秋成抵斗還官各



府州縣新陳相因緩急有備近年  
秋糧僅足兌運之外預備倉顆粒  
無存一遇災傷賑發輒

奏留別項錢糧勸借殷實大戶以應故事枵  
腹菜色之民未沾一哺而貪官乘  
機侵盜筐篋已盈誠可哀痛乞

勅戶部轉行撫按官備查二十年來各處預備  
倉糧是何年廢弛何人侵欺曾否  
作何支銷下落明白具

奏處治今後每年存留餘米撫按定差官查  
盤完足收貯不時稽考以爲賑發  
補助之用其奉

詔設法處置止許將在官無礙錢糧并贖罪折  
納銀兩糴買不得乘機生事科歛  
門攤架稅騷擾軍民如此則救荒  
有備飢民不至流亡嘯聚而爲盜  
賊矣

自嘉靖元年壬午三月 府君疏乞歸省







命以來日思開陳經義仰禪

聖學之萬一然終以器局凡庸學識淺陋莫能  
效涓埃於海嶽徒切內咎至嘉靖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乃荷

皇上俯念微勞

欽陞今職仍

賜襲衣臣感激

天恩無由仰報日夜勗臣子孫令讀書力田出

爲良臣處爲良農修職事供賦役世世竭

盡犬馬之力以報

陛下方足以少盡臣之愚衷也臣往歲來京道

經任丘聞知李時荷蒙

勅建伊母墳塋因徃徧觀見所建

誥命并

諭祭碑亭

龍光煥然過者嗟嘆臣瞻仰之餘知皆出一時

特恩因念

陛下所以重講臣李時榮其祖考者至矣及照



今侍郎董玘徐縉等俱以

日講

恩不待給由比例陳乞領三品應得

誥命臣烏烏私情不能自已輒敢上瀆

天聽如蒙

矜允乞

勅吏部查照事例預給臣祖父母父母并臣本

身三品應得

誥命臣舉族不勝欣戴

天恩之至



天恩之至

宗藩分遺書籍疏

本月十七日荷蒙

晉王殿下遺

臣

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各一

部共計六套

臣

思

宗藩之于

朝臣義無私交雖書籍非賄貨之比然揆之于義終有未安不敢擅受謹用奏

聞伏候

勅旨



開升新

于美深亦未

清其指六全

晉王顯可

本月十日

宗蔭

欽奉

聖諭敷陳講義以隆

治化疏

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奉安

皇師

帝師

派王師并

先聖先師神位于



文華殿之東室

祇行釋菜禮畢

特命輔臣大學士張璫桂萼翟鑾并禮部尚書  
李時吏部侍郎徐縉太常寺卿掌祭酒事  
許誥日講官講讀學士穆孔暉夏言張潮  
并臣十人行瞻拜禮復

召至

殿之西室親承

天語期勉賜茶而退繼頒

聖諭令諸臣敷陳經義關切於  
君德治道者人各一篇仍許披瀝論列以自獻

其誠臣親被道化復蒙

清問仰惟

陛下所云若敬

天法古斥邪崇正望道敏學不自滿假真古帝  
王之盛節而一念之誠上通于

羣聖下感于諸臣必有所啟佑裨補於

盛德大業矣顧臣章句迂儒學識淺陋愧無以



仰承

聖意但久荷

皇上覆載曲成眷遇弗遺之

恩不容自默謹用撰述中庸首章講義一篇上

塵

睿覽伏望

留神時省踐而行之則庶幾於

聖神功化容或有萬一之助若象恭而心違務

騰諛詞希冀寵榮以負

陛下寔愚臣所不敢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謹繕寫隨本親齎奏

聞



申末議以禪

國計拯民命疏

臣按周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孔子論  
為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固治天下  
者所當先務也食生於農農資乎土經界  
正而後穀祿平未有田糧之弊不清而民  
生可治治功可成也今天下稅糧軍國經  
費大半出於東南蘇松常鎮嘉湖杭諸府  
每年均輸起運存留不下數百萬而糧長



書手姦胥豪右通同作弊影射侵分每年亦不下十餘萬臣生長地方日擊弊蠹每一興思輒嘆詫憤塞故往歲回籍省墓之時曾言於撫臣曰百姓種了田地出賦稅以供給

朝廷此正理也年成災荒

朝廷蠲免百姓幾分稅糧此

至恩也今七府地方每年有十餘萬錢糧

朝廷也不得百姓也不得却是中間一輩姦

人影射侵分以致姦蠹日肥民生坐困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臣意彼有總督糧儲巡

撫地方之責一聞此言當時憤激根究

因由懲刈釐正斯爲職分却乃瞪目直視

不發一言後竟置之不理察其所存惟日

望高都穠享翱翔

中朝本無意於

國計民命故爾臣到京之日以忠告大臣無

益於事乃於嘉靖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備



將各府田糧積弊

奏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續該戶工二部題覆准行巡撫衙門轉行各府州縣今經四年未曾查理出欺隱田一畝糧一石祇聞姦猾之徒愈益恣肆作弊日甚爾臣每伏讀聖諭諄諄責重於巡撫守令欲令久任以保小民安地方而於明旨准行錢糧重事一切視爲泛常畧不加意

前旨有臣如此

陛下何所用之

天道神明孰能容之况臣所陳田糧各項弊端情狀畢露

陛下知之戶部知之撫按知之若更不痛加處治則姦人復何所畏憚哉將見弊根日深民病日生戶口日耗田地日蕪其患有難於言者矣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展轉思惟事不容已及



聖明查即今各府州縣官多繫新任賢能銳意  
修政以承休德故不揣微末復申前議併  
將舊本繕寫進呈伏望於  
清燕之時

留神省覽庶知羣小之玩弄

國典賊害良民如此律之以先王之法

祖宗之制斷不可容

特勅戶部查照

前旨行今巡撫都御史毛思義務令着實舉行

責限歲月將檢踏清查過冊荒田糧的確

數目并改正過各項欺隱情弊造冊

奏繳則庶幾於

國計民命不無小補矣



因信其命不威小治

奏避阻致災

樓日茂文子世公承君

責則憲日探愈教南本

國攄赤忠以贊

聖德隆

聖孝疏

臣竊惟

陛下一身為

天地

社稷山川百神之主上承

祖宗

九廟百六十餘年之統緒下開



聖子

神孫千百世之胤祚

天命之所付托四海臣民之所仰賴其責任至

重至大臣昨觀禮部某事奏奉

聖旨云云臣伏讀再三有激愚衷幾於垂涕不

能自已謹以一得之慮昧死為

陛下言之臣聞

儲君者

國之貳天下之本入則監國出則撫軍

天命之所簡在人心之所繫屬其位誠不可以

久虛也

陛下臨御十有一年于茲而

寢殿熊羆之夢未兆禎祥是以率土皇皇籲

天無路姦臣陰懷二心者則私交親藩以為後

地小人希求利達者則巧造浮言以弋已

私是蓋

天刑之所必誅

國典之所難貸而



淵衷已洞照無疑矣臣不敢復贅但念

陛下日夕憂勤小心翼翼敬

天孝

親睦

宗室恤下民勤學親政恭已寡欲

聖德無所不備是宜

皇天寵祐

本支百世而今未發其祥者

陛下不可不講求其故也臣叨列侍從職在論

思且蒙被

天高地厚之恩無由報荅謹條陳六事繕寫成

冊隨本上進伏望

清燕之時

澄神省覽

俯賜采行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六事稿逸



作養人材疏

嘉靖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准本部咨先該

內閣輔臣大學士李時等題前事奉

聖旨是呂懷等都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着

顧鼎臣教習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竊惟庶

吉士之選乃

昭代經世育才之盛典也

祖宗百六十年間治教休明賢臣碩輔多由此  
出近年以來舉格不常遂成曠廢茲仰荷



皇上深惟治體斷自宸衷

面諭

內閣會同吏禮二部於新科進士內從公考選材堪教養者二十一人疏名上請蒙

欽改爲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

特命

臣

一人教之

臣

有以仰窺

陛下聖意將以儲養台輔之器非但習爲文辭而已也前項庶吉士選授本院編修檢討

者不數年後

經筵

大日講

東宮講讀史館纂修等而上之代言視草叅

對下預

機務皆其所有事關係誠非細故其次授以

命以科道部屬等官將來俱有匡濟丞弼造士

安民之責是故爲之師者厥任至重非他

尋常職業可比顧

臣

一介微賤誤蒙甄錄



待罪

侍從今已年力衰邁舊業荒蕪拜

命以來夙夜憂惶誠恐仰負

委托以累

陛下日月之明用是展轉思惟不容循常襲弊

東緘默自便以速罪戾謹據一得之慮干冒

天威伏惟

留神省納不勝幸甚臣聞人才之用世也以心

術爲本器局次之學識又次之而文藝乃

其末也正德年間權姦用事擅威福以奔

走天下人品庸下者靡然從之習爲浮競

巧媚以饗富貴而士風掃地矣恭遇

大聖人作剗革化道不遺餘力一紀于茲而舊

染沉痾遺風猶未盡泯者良以士雖發身

科目平日鮮務實學不能變化氣質以淑

其身心惟事記誦詞章剽竊糟粕釘餽駢

儷悅人耳目以爲取第媒祿之資故臨利

害遇事變輒皇惑沮喪移其所守耳外此



顧文康公疏草 卷之一  
又有矯飾言貌欺世盜名之徒說詩書講  
道德動以臯夔稷契自負夷考其實乃或  
有行同盜跖者如前二項人才要皆心術  
傾邪器局褊淺學識偏昧萬一  
朝廷誤用而信任之則其貽害流毒可勝言  
哉是故救正學術作興士風乃方今至切  
之務也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尚設  
經義治事二齋以造就生徒况士當天  
下之選以備

國家大用者乎臣愚欲俟開館之後於每月  
常課之外仍令討論五經四書以體驗義  
理玩繹歷代史鑑以充拓材識一年之後  
稍有次第考求政務漸及於典故律令皆  
令通曉庶幾明體適用材器成就異時事  
奉人

陛下保輔  
聖子  
神孫事業有可觀者但四方風氣不同各人志



顧文康公疏草 卷之一  
趣亦異而臣謬以駑鈍衰朽之人臨之深  
望下恐不能辦此恭惟

太宗文皇帝命解縉等選庶吉士楊相等二十  
九人進學於文淵閣入見之時

親賜訓諭大哉

王言迄今傳誦臣愚伏願

陛下軫念人材之難

特降勅諭一道明示好惡臣謹候

御製下頒行令所司刊刻揭諸院中俾諸士朝

夕瞻仰佩服以爲進修之勸其中倘有氣  
驕志陋不能上體

聖心教導勸勉至再至三終難改化者許臣指  
名奏

聞區處則庶乎諸士知所興起奮發而愚臣亦  
得以少逭罪責矣臣狂菲之言不知避忌

如蒙

勅下內閣擬議

奏請



聖裁

俯賜施行臣愚不勝幸甚幸甚

舊例教習庶吉士用翰林臣二員 府君

始獨受

簡命云

各表

聖心恭慕陳誠至百至三絲誠以少許指點亦

待一翻志固不消士難

御心之觀於時以爲其

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疏

臣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

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真與

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

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

於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

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



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伯義利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

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爲道學之樞奧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遡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門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



公子思為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定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

詔孔子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則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

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得霑

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歟臣嘗考之春秋時莒人滅鄆其太子巫仕曾去邑為氏然則曾子去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



孫乎又訪得正德間今都御史錢宏先任  
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  
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  
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  
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于  
朝而復使之湮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  
於衣冠之列故爾臣愚以為先王興滅繼  
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遠不當因其子孫  
之無賢而遂已也臣自筮仕以來見三氏

子孫來

朝輒有感于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矣特以  
位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爾茲者恭遇  
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  
祀典一洗前代陋規

聖駕臨幸國學

躬行釋奠之禮真可謂功光  
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  
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



仰瀆

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

今日歟如蒙

采納乞

勅內閣禮部擬議請自

聖裁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

孫相應一人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

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

勝幸甚

疏入奉

俞旨求得曾氏名質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



慎廟謨以昭

聖德疏

臣竊照大同亂卒戕殺主將綁縛撫臣怙前日姑息之為復蹈覆轍大逆不道法所必誅

陛下深惟遠覽

命將出師往正其罪誠為至計斷斷乎不可易矣但大同一城裏外生齒浩繁老幼強弱男女何啻二十餘萬雖襁褓嬰孩皆



陛下赤子若不辨玉石一槩草薙而禽獮之豈  
不有累好生之德也哉夫行兵以殺戮爲  
命隳事而將士以多得首級爲功名非

廟謨神算計慮周悉委付老成之人奉而行  
之其慘酷之禍有不忍言者矣昔漢光武  
有言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爾宋太祖平江南捷至羣臣稱賀帝泣  
曰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誠可哀也  
彼二君者仁慈隱惻之心及於敵國况大

同之人乃

陛下赤子乎孟子論古聖人曰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陛下備上聖之德撫

中興之運

淵衷仁惻覆幬如天豈漢光武宋太祖所能望  
其萬一哉若今日之事不爲之所使大同  
一城生靈有橫罹鋒刃者乃不止於殺一  
不辜而已也說者必謂已曾



降有黃榜撫諭善良乃今負固效逆不聞有誅  
斬首惡以自明者厥罪惟均爾又何足惜  
哉是不然羣兇煽亂千百成羣猛如狼虎  
毒如蛇蝎飄灼如風火彼善良之人必皆  
逡巡畏避强者閉門自固弱者且被其驅  
役奔走不暇雖有忠義憤激之心其能遽  
有所為也哉如蒙

特降明詔開諭總制都御史劉源清總兵官郤  
永必待今次差遣文武大臣到日同心協

謀相機而動或待其力屈而降之或縱其  
奔逸而擒之破滅之際務在分別善惡勿  
縱將士妄殺一人庶乎義盡仁至於

盛朝政體十分穩當况此極邊重鎮粒米皆  
財匹夫皆兵若恣其殺戮殘破他日休養  
生息卒難完復豈不重煩

聖慮也哉臣職兼論思有槩於衷不敢不言伏  
望

聖明俯賜采行不勝幸甚



聖訓附陳卑悃以贊

聖謨疏

嘉靖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禮部差官齎捧

御製

祭祀記到府

臣謹拜首稽首伏讀數過真有大聖人之所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世儒不識敬

字皆指儀文外貌為敬

聖訓附陳卑悃以贊

聖謨疏

恭謝

嘉靖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禮部差官齎捧

御製

祭祀記到府

臣謹拜首稽首伏讀數過真有大聖人之所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世儒不識敬

字皆指儀文外貌為敬

聖訓附陳卑悃以贊

聖謨疏

恭謝



聖訓乃以畏

天法

祖孝

親愛

身仁民恤物為敬之實是千聖以來未發之蘊

也臣雖迂愚然叨陪

聖侍從之臣每預裸將之列恭承

休德耳濡目染蓋亦有年伏觀

陛下祀享

郊

廟奉養

兩宮敬恭祇慎無所不用其極邃古帝王誠未

有能之者又嘗莊誦

敬一箴序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

箴辭有云曰敬維何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肅于明庭慎于閒居省躬察咎儆戒

無虞臣又有以仰窺



履文身之跡也  
卷之一  
陛下見道之真履道之實而誠非區區鄙夫賤

士所能測識也然臣愚謂

陛下盡敬之實數事之中愛

身爲要上承

天休以弘

祖考之烈下理民物以垂子孫之統皆在

陛下一身豈不重可愛哉然一身之主又在於

心心藏神五行屬火五臟六腑四肢百骸

之所稟令焉者也真元之消長病氣之盛

衰皆由於此是

聖製所謂存心又愛

身之實也伏望

陛下存養此心如鑑之空如水之止政務之來

隨物應之而吾心本體不爲之動至於

端居無事則凝神却慮使心君泰然則真元自

復保合太和而

聖躬萬福矣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臣犬馬孤忠無任惓惓



聖旨是趙貞吉等三十人名次依今定送翰林院讀書改庶吉士侍郎顧鼎臣陞禮部尚書

欽選趙貞吉等三十人該

命內閣題奉

皇上御

文華殿

親試進士

辭免新職重任疏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伏蒙

皇上御

文華殿

親試進士

欽選趙貞吉等三十人該

命內閣題奉

皇上御

文華殿

親試進士

欽選趙貞吉等三十人名次依今定送翰林院讀書改庶吉士侍郎顧鼎臣陞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讀該部知道欽此

臣聞

命無任慶幸竊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迂儒仰荷

陛下曲成

眷遇之恩真同

天地官聯穹邃階歷清華自考功能誠逾涯分矣而今次考選庶吉士寔與

累朝故事不同

臨軒命題發

淵衷之蘊懿

宵衣閱卷秉

睿鑒之精明誠千載難逢之盛典也顧臣末學

叨荷

恩綸特陞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復令教讀揆之於義固當夙夜匪懈以承

休德造就多士以宣

聖謨但念

臣

先蒙



勅諭重書

累朝

寶訓

寶錄

欽命

臣

充同經理官仰惟

聖心獨見超越今古將彙

祖功

宗德之史冊謹金匱石室之秘藏比之今日儲  
養人才事體尤爲重大但舊帙浩繁字多

天恩詔并重書非一手管校非一臣人品之亨

下不齊則術業之精細亦異兼綜而經理

外回之其責甚重雖有尚書汪鉉夏言與臣共

聖慈事然二臣者旣領部務兼督

大工昕夕不遑寧逸彼此勢難周全若史館

日逐披閱經理之勞

臣

當極力以任之况

臣自去秋徂冬積勩冒寒嘗邁重疾伏枕

兩月幾於委頓迄今精神未復氣體寢衰

雖欲罄竭駑鈍勉修職業而志慮材力誠



不逮於前時矣夫以一人之身總八館之事已不勝其難若復教讀諸士未免顧此失彼勢不得以兩全他日萬一少有疎漏不能仰稱

明詔則臣之罪譴何所逃哉伏乞

聖慈矜察樸愚

收回成命慎選貞賢以任教讀容臣以舊官專

供史職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皇上謝

恩疏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伏蒙

皇上念臣有疾

欽遣司禮監文書官岳欽齋降

聖諭一道

特賜下問至二十六日又蒙

遣文書官張奉齋捧

聖諭一道



親製煎藥一劑共一封

賜臣欽遵用水二鍾薑一片煎成直待夜半熟

臣退之後臣謹伏枕叩首者三然後敢服但

聖俞覺其氣芳香其味甘苦已非塵世間所有

之物矣服之移時腑臟宣暢精神頓回臣

皇上之殘喘於是可保此蓋

神化不測之功非尋常知識思慮所能及也但

愚念臣猥瑣愚陋無一善狀仰荷

皇上仁覆曲成之恩真與

天無

至



天無

欽奉

聖諭疏

嘉靖十六年三月初九日申時該大學士

聖主夏言錄示

聖諭西湖詞卿也和一副來及示鼎臣着也和

一副來欽此欽遵臣拜首稽首莊誦臣工

聖製數過臣越臣觀臣至愚實臣思臣因念古帝

天葩睿藻昭回雲漢斷非詞臣墨客所能企及

至後一篇取法先臣數語臣有以仰見



皇上聖不自聖憂以天下雖於遊覽之際而

淵衷一念拳拳不忘斯民直欲措四海於雍熙

聖樂泰和之域臣雖至愚實切感激因念古帝

二王求言於臣下雖官師亦令其相規賤工

聖備得執藝事以諫况臣遭逢示與日善也味

聖主叨預

侍從之列以論思為職者乎區區犬馬孤忠

聖備不能自已謹於恭和二副之內稍及於間

閭田野民情時弊冀少助于

聖明勵精圖治之萬一臣愚干冒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大溥

天恩卹災變以固邦本疏

臣

聞天災時變雖遠古盛朝亦或不免然

而修人事以格天心舒民困以消隱禍幹

旋調燮轉災為祥易危為安者則不可不

加之意也自昔聖帝哲王平居無事問民

疾苦隨時拯救一遇災變宵旰憂惕極力

康濟賑恤饑寒拊摩癘痺甚者功施於寒

士澤及於枯骨是以德風布護仁恩洋溢



結於民心牢不可解基業完固傳世久遠  
職此之由臣竊見今歲夏秋多雨至七月  
上旬日夜滂沱以致京城內外軍民屋廬  
傾圮覆壓大小男女死者甚衆及聞南北  
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等各省俱有水災而  
湖廣尤甚霖潦橫集江河泛溢滄沒城廓  
衝決村鎮廬舍田疇漂溺軍民男婦不可  
勝計臣近有家人自  
大嶽太和三山往回道經

承天府親見關廂民居平地水深三尺江漢  
之間川原俱成巨浸浩無津涯商賈舟楫  
經行林杪一遇房脊樹株梗阻多致覆溺  
傳聞各處災重地方亦有然者夫被災人  
民死於漂溺縱橫溝壑枕籍原野無人收  
瘞幽陰怨毒之氣結爲厲鬼復貽生人之  
害其幸而存活者無家可居無田可墾無  
衣褐可以卒歲無餼糧可以度日流離轉  
徙其勢必至嘯聚爲盜劫掠鄉村攘奪行



旅而疆梁不逞之徒或因之以竊發此  
皇上所宜詳慮周處而預防者也臣愚切惟四  
海之人固皆

朝廷赤子而

輦轂帡幪之下至爲切近尤可憫惻伏願

特勅順天府并五城巡城御史查勘軍民之家  
死傷人口數多者量爲優恤房屋傾圮無  
力起蓋者量爲補助及照湖廣

承天府乃

先帝累德基化之域我

皇上受命龍飛之地災沴重大

神人震驚合無

欽命忠誠體國大臣一員請

勅前去恭詣

陵廟精虔

祭告以妥

聖靈及徧祀山川諸神周視  
陵寢宮殿百凡處所星馳回



奏仰慰

皇上孝思一面親臨災重郡縣多方設法賑救  
安戢慎遣各屬大小官員分投埋藏屍骨  
務令生者得所不至流亡死者獲安不致  
暴露其南北直隸河南等各省乞

勅撫按憲臣嚴督司府州縣官一體遵承

德意加惠存亡庶幾

天心可回二氣交暢將使雨暘時若山川鬼神  
以寧年時屢豐而民物皆躋於仁壽之域

矣臣職兼論思偶有一得之愚輒敢忘其  
鄙陋干冒

宸嚴死罪死罪倘蒙

采納

勅下戶禮二部都察院擬議

上請

聖斷施行邦本幸甚天下幸甚



書名	顧文康公集	紙
版別	明	冊數 12
定價	200-	乙·B
編号	字第	号

北京市中国書店定價簽

顧文康公集

卷之一

三

上書  
 餘十年  
 來  
 氣  
 獨  
 矣





